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

第一回 浪蕩子墮落煙花套 過來人演說風月夢

詞曰： 慣喜眠花宿柳，朝朝倚翠偎紅。
年來迷戀綺羅叢，受盡粉頭欺哄。
昨夜山盟海誓，今朝各奔西東。
百般恩愛總成空，風月原來是夢。
——右調《西江月》

話說東周列國時，管仲治齊，設女閭三百，以安商旅。原為富國便商而起，孰知毒流四海，歷代相沿。近來竟至遍處有之。揚州俗尚繁華，花街柳巷，楚館秦樓，不亞蘇、杭、江寧。

也不知有多少人，因迷戀煙花，蕩產傾家，損身喪命。自己不知悔過，反以「寧在牡丹花下死，從來做鬼也風流」強為解說。

雖是禁令森嚴，亦有賢明府縣頒示禁止，無如俗語說得好：「龜通海底。」任憑官府如何嚴辦，這些開清渾堂名的人，他們有這手段可以將衙門內幕友、官親、門印，外面書差，打通關鍵。破費些差錢使費，也不過算是紙上談兵，虛演故事而已。

但凡人家家子弟，到了十五六歲，出了書房之時，全要仗著家中父兄管教，第一擇友要緊。從來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青年子弟，若能交結良朋佳友，可以彼此琢磨，勤讀詩書，謀幹功名，顯親揚名。士農工商，各自巴捷，亦可興家創業。倘若遇見不務正的朋友，勾嫖騙賭，家裡上人又溺愛他些，不大稽查，更有不知上人創業如何艱難，只顧自己揮霍，日漸日壞，必致成為下流。

賭博的「賭」字雖壞，尚是有輸有贏，獨有「嫖」之一字，為害非輕。在下曾經目睹有那些少年子弟，仗著父兄掙有家資，他到了十五六歲時，愛穿幾件時新華麗衣裳，起初無非在教場下買賣街，三朋四友吃吃閒茶；在跌博籃子上面跌些磁器、果品、玩意物件。看見天凝門水關裡面出來的游湖船上，間或有人帶的女妓，也有梳頭的，也有男妝的，紅裙綠襖，抹粉涂脂，也有唱大曲的，也有唱小曲的，笛韻幽揚，歡聲嫋娜，引得這些青年子弟心癢難撓。因此，大家商議，僱只游船追隨於後。這還算是眼望，不過破費些船錢、飲食，尚不至於大害。

最怕內中偶有一人認得這些門戶，引著他們一進了門，打一兩回茶圍，漸漸熟識，擺酒住鑲，不怕你平昔十分鄙吝，那些煙花寨裡粉頭，他有那些花言巧語將你的銀錢騙哄到他腰裡，騙得你將家中妻子視為陌路，疑惑這些地方可以天長地久。

還有可笑的事，家中父母叫兒子做件事，買件衣物，還要回說得閒沒得閒，有錢沒有線，許多的推托。若是相好的粉頭放下差來，要甚衣裳首飾，縱然沒有銀錢，也要百般的設法挪借，立刻辦了送去，以博歡心。那知那些粉頭任憑你將差事應了送去，從來沒有一人說過好的。若是衣服，必是說裁料、顏色、身分不好，花邊、花色不好，或是長了，或是短了。若是首飾，又說是金子顏色淡了，銀子成色丑了，花樣不時式，金燒的不好，翠點的不好。簪子長了短了，鐲頭圈口大了小了，兜索於瘦了肥了，耳挖子輕了重了。正所謂將有益銀錢填無窮之欲壑。

人家養的兒子到了長大的時節，縱然不學好，不務正，做錯了事件，就是父母也不忍輕易動手就打，開口就罵。任憑怎樣氣急了，說幾句罵幾句，有那忤逆兒子還要回言回語。獨有在這玩笑場中，被這些粉頭動輒扭著耳朵打著罵著、掐著、咬著，還是嘻嘻的笑着，假裝實溫柔，說甚麼打情罵趣，生恐言語重了惱了這些粉頭，就沒有別處玩笑了。世間的人若能將待相好粉頭的心腸去待父母，要衣做衣，要食供食，打著不回頭，罵著不還言，可算是普天世間第一個大孝子了。

還有些朋友，只知終日迷戀煙花，朝朝擺酒，夜夜笙歌，家中少柴缺米，全然不顧。真是外面搖斷膀子，家裡餓斷腸子。

常在花柳場中貪戀粉頭，在外住宿，忘記家中妻子獨宿孤眠。

有那賢淑的婦人，不過自怨紅顏薄命，悶在心裡，在人前不能說丈夫不是，因為要顧自己賢名。還有那些不明大義的婦人，因丈夫在外貪玩，等待丈夫回家，見了面就同丈夫打吵，百般咒罵，尋死覓活。更有那種不識羞恥的下賤婦人，他說丈夫在外玩得，他在家裡也玩得，背著丈夫做下許多濮上桑間傷風敗俗的事來，被人前指後戳，說甚麼賣花錢兒買花帶。

殊不知在這些地方初落交之時，銀錢又揮霍，差事又應手，這些粉頭就百般的奉承，口裡說刻刻難離，要跟著湮，也有要從良，恨不同生共死。及至你還坐在他的房裡，那邊房裡來了別的客人，他們亦復也是這等言語。還有那聰明能乾的朋友，用盡無限機謀，也不知喪了多少良心，弄了銀錢來輸心服意的送與這些粉頭受用，他又明知這些粉頭都是花言巧語灌的米湯，哄騙人的銀錢，他偏說是：「這些粉頭同天下人皆是灌的米湯，惟獨與我是真心實話。」若不是這樣想頭，人又不是癡呆，怎肯甘心將銀錢與他們受用？

這些地方不拘你用過多少銀錢，到了你沒有銀錢的時候，或是欠下鑲錢，或是差未應手，這些粉頭就翻轉面皮，將平日那些恩愛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，一般的冷眼相看。連那些內外場也是這般勢利。莫說沒有銀錢被那些粉頭譏笑，就是身上衣服稍為襤褸，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去了。更有一種蜜臉，為了一個粉頭吃醋爭風，甚至打降打吵，動刀動槍，弄出禍來，跪官見府。還有在這些地方得罪了官親幕友，或是遇見官府查夜，捉拿了去，問了笞杖徒流。這些粉頭不拘與你何等恩愛，見你鬧出事來，他不是卷卷資財回歸故里，就是另開別的碼頭生意去了。弄下禍來讓你一人擔當，他竟逍遙事外。

還有許多朋友，在這些地方浪費銀錢還是小事，只因平日在這些粉頭身上不肯多用銀錢，枕席間取這些粉頭厭惡，惹下一身風流果子，楊梅結毒，魚口瘡癩（疔瘡），〔輕則〕破頭爛鼻，重則因毒喪命。還有些公間朋友，以及把勢光棍，平時在這些地方倚勢欺壓，吃白大花酒，住白大鑲。這些粉頭懼他威勢，明是極力奉承，暗則含恨在心。若能接著上憲委員、幕友官親，告個枕頭狀子，送個訪案，及至捉拿到官，還不知禍從何起。這正是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」。

試問貪戀煙花有幾人遇見女妓倒貼銀錢，或是帶些錢財跟他從良？莫說近日絕無這等便宜事情，就作萬中出一，竟有個粉頭帶了若干金銀跟你從良，也要想想他是將父母遺體換來的銀錢，如今既將身體伴你，又用他的銀錢，你自己也要看著家中也有妻子、姊妹、媳婦、女兒，若是貼人銀錢陪人睡覺，跟著別人去了，你心中怎肯干休？

如今「嫖」之一字，有這許多損處，卻沒有一件益處，那知還有比「嫖」之一字為害更烈。目下時興鴉片煙，在這些玩笑場中更是通行。但凡玩友到了這些地方，不論有癮沒癮，會吃不會吃，總要開張煙燈，喊個粉頭睡下來代火。那有癮的不必說了，那沒癮的借著開了燈，來同這粉頭說說笑笑，可以多耽擱一刻工夫。今日吃這麼一口兩口，明日吃這麼三口四口，不消數日，癮已成功，戒斷不得。這是一世的大累，要到除，死方休，豈不是害中又生出害來？

在下也因幼年無知，性耽遊蕩，在這些煙花寨裡迷戀了三十餘年。也不知見過多少粉頭與在下如膠似漆，一刻難離，也不知罰（發）多少山盟海誓。也有要從良跟我，也有跟著湮。

將在下銀錢哄騙過去，也有另自從良，也有席捲資財回歸故里，亦有另開別處碼頭去了。從前那般恩愛，到了緣盡情終之日，莫不各奔東西。因此將這玩笑場中看得冰冷，視為畏途，曾作了七言律詩一首道：

迷魂陣勢數平康，埋伏多般仔細防。
柳幟花幡威莫敵，輕刀辣斧勇難當。
頻舒笑臉勾魂魄，輕啟朱唇吸腦漿。
陷入網羅難打破，能徵莫若不臨場。

這日閒暇無事，偶到郊外閒步，忽然想起當日煙花寨內那些粉頭，與在下那般恩愛，越想越迷。信著腳步，不知不覺走到一個

所在，遠望一座險峻高山，怪石嵯峨。順著山根，有一道萬丈深潭，波濤滾滾，一望無際。由著潭邊行到高山腳下，只見有一塊五尺多高的石碣立於山根，石碣上鑄有六個大字，凝神細看，是「自迷山無底潭」。但不知山上是何光景，遂扳藤附葛，步上高山。曲曲折折行了數里，只見山頂上有許多參天古樹，有兩位老叟對面坐在一棵大古樹根上。一位是鶴髮童顏，仙風道骨，一位是發白齒脫，面容枯槁，手裡捧了一部不知甚麼書籍，兩人正在那裡一同觀看。

此時在下走得腿酸足軟，又不識路徑，向著二位老叟施禮問道：「二位老丈，在下因迷失路途，望祈二位老丈指示，前面是甚所在？」只見那鶴髮童顏的舉首一望道：「前程遠大，後路難期。問爾自己，何須饒舌。」在下聽得言語蹊蹺，後又施禮道：「敢問二位仙長法號、高壽、是何洞府、所覽是何書籍？」那鶴髮童顏的道：「吾乃月下老人，經歷了不知多少甲子。原居上界，職掌人間婚姻。但凡世間男女未曾配合之時，先用赤繩繫足，故而千里姻緣全憑一線。吾因憐念下界那些愚男蠢婦前世種有夙緣，今生應當了結，或係三年五載，或係一度兩度，吾一片婆心，總代他們結了線頭，成全美事。不意從此釀出許多傾家喪命、傷風敗俗的事來。因此上帝嗔怒，將吾謫貶在此，要待普天下人不犯淫欲，方准吾復歸仙界。因在山中閒暇無事，常時同這過老兒盤桓盤桓。」那一位發白齒脫的道：「吾姓過名時，字來仁，乃知非府悔過縣人也。年尚未登花甲，只因幼年無知，誤入煙花陣裡，被那些粉頭舌劍唇槍、軟刀辣斧殺得吾骨軟精枯，發白齒脫。幸吾祿命未終，逃出迷魂圈套，看破紅塵，隱居於此。晝長無聊，將向日所見之事撰了一部書籍，名曰《風月夢》，今日攜來與吾老友觀看消遣，不期遇見爾來。」

在下復又問道：「還要請問仙長，此書是何故事？出自何朝？敢乞再為明示。」過來仁道：「若問此書，雖曰『風月』，不涉淫邪，非比那些稗官野史，皆係假借漢、唐、宋、明，但凡有個忠臣，是必有個奸臣設謀陷害。又是甚麼外邦謀叛，美女和番，擺陣破陣，鬧妖鬧怪。還有各種豔曲淫詞，不是公子偷情，就是小姐養漢，丫環勾引，私定終身為人阻撓，不能成就，男扮女裝，女扮男裝，私自逃走。或是岳丈、岳母嫌貧愛富，逼寫退婚。買盜栽贓，苦打成招。劫獄，劫法場。實在到了危急之時，不是黎山老姥，就是太白金星前來搭救。直到中了狀元，點了巡按，欽賜上方寶劍，報恩報怨，千部一腔。在作書者或是與人有仇，隱恨在心，欲想敗壞他的家聲，冀圖泄恨。或是思慕那家妻女，未能如心，要賣弄自己幾首淫詞豔詩（賦），做撰許多演義傳奇，南詞北曲。那些書籍最易壞人心術，殊於世道大為有損。

今吾此書，是吾眼見得幾個人做的些真情實事，不增不刪，編敘成籍，今方告成，湊巧遇見爾來，諒有夙緣。吾將此書贈爾，帶了回去，或可警迷醒世，切勿泛觀。」說畢，將書付與在下。」那時也未及檢開看視，就攏於衣袖之內。轉眼之間，一陣清風，那二叟不知何處去了。趕忙望空拜謝，仍由舊路下了高山，到了潭邊，那知不是先前那樣荒涼。兩岸皆植花柳，綠綠紅紅，見有許多房舍，又有許多粉頭，翠袖紅裙，抹粉塗脂，將在下請到房舍裡面。

那些粉頭燕語鶯聲，扭扭捏捏，也有耍首飾的，也有耍衣服的，也有耍銀錢的，也有耍玩物的，也有留著吃酒的，也有留著住宿的。不由得情難自禁，同著一個麗色佳人，共入羅幃，覆雨翻雲，直睡到紅日東升，方才醒來，睜睛（眼）一望，那裡有什麼房屋，有什麼美女，只見睡在荒郊，身旁睡了一個白骨骷髏。唬得在下一聲大叫驚醒來，卻是一場異夢。惟覺衣袖中有物，取出一看，乃是一部書籍，面上寫著「風月夢」三字，不覺詫異，揭開書來觀看，見有四句寫道：

胡為風月夢，盡是荒唐話。
或可醒癡愚，任他笑與罵。